

大河渔歌

蒋翊舟



看见是爱的必要前提

黄梅香

忙活了整个上午，身体软绵绵的，精神也萎靡不振，于是，我蜷缩在椅子似里睡非睡地迷糊着。

脑海里还在回放自己纵身一跃“扑通”入水的场景，这片水域比预想中的要深得多，身体似泥牛入海，快速下沉，口鼻已没入水面，双脚竟然无法落到实地，一阵强烈的惊悸感瞬间掠过周身。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？是害怕被熟悉的蒸水吞噬，还是陡然触发的陌生感？当然，再深的河流都难不倒天生的水鸭子，我只是很久没有这样亲密地拥抱她，一下子有些不适应罢了。

生于斯，长于斯，对于面前这条大河，我的记忆力有述之不尽的故事。夏季的雨水汹涌充沛，浑浊的洪流溢满河床，然后又悄悄退却，只留给河滩一张巧克力似的赭黄色泥网。我已记不清有多久没有如此接近这河水，为了让孩子们能暂离现代式的游戏，走进自然体验原味生活，这才特地带他们一起来到河畔捉螃蟹、摸田螺，或者，在新建的走廊游道间嬉戏也可以。

在靠近水边潮湿的泥洞里，一只只傻螃蟹正等着我这笨拙的老渔夫的光临。我有一把形状奇特的小锄头，一端如刀锋，可以将幽深的泥洞轻易掀开，一端如犁耙，专门用来勾除潜伏的树根与石头。从下水处沿着泥岸逆流而上，椭圆形的洞穴零星分布在靠水线一米的范围内，我依次搜索发掘，有的蟹去巢空，让我白费一身力气，有的大蟹小蟹一整窝，令我观之惊喜爆棚。

日头高升，张牙舞爪的螃蟹们已堆满胶桶，我带着喜悦与疲惫倚坐在树荫下，抬起衣角擦拭额头的淋漓汗水。双手和右脚在隐隐作痛，各处伤口渗着鲜红的血液，这是螃蟹、贝壳、荆棘等一众精灵赐予我的等价回馈哦！

绿化工地上的师傅们趁着午饭时间在水泵站前的浅水滩摸索田螺，孩子他妈也兴致盎然地参与其中。太阳从白云的缝隙中探出圆滚的脑袋，将炙热的光线洒在大家弯曲的脊背上。轻风裹着丝丝清凉，滑过微热的脸庞，拂起嫩绿的柳枝，然后飘向广阔的河面。鱼鳞一样的波纹由远及近，泛起点点白光，顺便带来几根水草或一个空瓶，在回水湾处绕了几个圈，又无声无息地漂向远远的下游。

呀！有一点黑影在水面晃动，那是条一斤半左右的鲤鱼，我只瞟一眼便判断出来了。它似在水草中觅食，也可能是寻找合适的产卵地，也可见它慢悠悠地游向岸边，尾鳍随意一偏，又滑向上游数米，几经周转，就是没有离开这片浅水的意思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收敛起全身的气息，像草原上狩猎的花豹，蹑手蹑脚地潜移入水，脚底的淤泥很松软，触感好似生日蛋糕上的那层奶油，双腿缓缓挪动着，生怕搅动水流，惊跑了鱼儿。

它刚从远处调头回游，细长的背鳍成条直线朝我的方向进发，过来了。机会就在眼前，它再靠近半米，我就一锄挥下，鱼儿就会血溅当场，然后我就可以提着它向父亲炫耀战果了，想想就挺美！可是，它似乎突然间察觉到眼前的危机，鱼头往下一潜，便消失在半清半浊

的水面。

鱼已无影无踪，我独立水中央，心里有些失落和焦躁，广阔的河、碧绿的堤两两相映，不远处，一只白色的水鸟站在水葫芦上随波浮沉。

时间已经凝固。千百年来，大河一直默默流淌，不急不缓，似一位慈祥的母亲，源源不断地提供清洁的水和丰富的食物，深情地哺育着蒸湘大地上的生灵。

我仿佛看见当年的小小少年在台塬上追逐机敏的野兔、在沼泽里采摘鲜嫩的菱角、在深水石洞中搜捕多刺的黄沙古、在飒飒西风下点燃满世界的枯草。从春天到夏天，再到秋天与冬天，四季在人们的脸上刻下无尽的沧桑，也改变了河流的原貌，少年却在这条河里永远有取之不尽的乐趣，就算是时过境迁，儿女成群了，也没有丝毫的厌倦。

近前的大桥，稍远的高楼，在浩淼的水面投下一片色彩斑斓的影像。我努力回想多年以前的情景，那时，河岸是无边的青翠，开满红的黄的野花，家里的水牛在草地上悠然行走，享受着惬意的农闲时光。我刚学会放牛，拿着条子，指挥牛儿的一举一动，像一位骄傲的将军。因为我是新手，尚不得要领，牛儿吃饱了，躺在地上休息，我却急促地抽打它，希望它再起来多吃些草。牛儿犟起来了，牛角一拨，轻轻一挑，便将我甩上半空，眩晕、无力，然后自由落体。还好，草地松软，人无碍，那份刺激惊险，也许只能出现在电影里了。

河水常常清澈见底，不仅可以洗净我们身上的臭汗与污垢，还可以随时解渴。在热得不行的时候，我们咕噜一口喝下去，味道很甘冽。

傍晚，太阳像火球一样燃烧着，然后慢慢沉入新民中学的屋檐下。彩霞漫天，堤岸有炊烟升起，母亲唤儿归家的声音响彻河谷，似一首动人的歌谣。

鱼又出现了，伴着一簇凌乱的水草向我缓缓靠拢，我将身体前倾30度，左手如勾，右手将小锄头稍微举过头顶，像一樽雕塑矗立在水中。父亲在不远处发出焦虑不安的询问，他是担心我的安全，可我没法立即回复他，屏心静气，只等鱼再近一点，就发出闪电一击。

鱼的鳞片呈暗黄色，密集地贴在背部，圆滑的躯体蕴含着灵动，两只眼睛鼓出头骨左右探视。它会成为我的盘中餐吗？我在大脑里描绘香嫩鲜美的红烧鱼摆在桌子上的盛况，舌尖上的味蕾不禁分泌出甘甜的液体，为了家人品尝美味时开怀的笑容，此战必胜！

我缓缓移动深藏水底的双脚，右脚拇趾传来揪心的刺痛，应该是伤口碰到砾石并且又在流血了。我把脚趾深深地扣进淤泥，潜藏在水底的沼气纷纷涌出水面，冒着细小的水泡和一股乌云般翻滚的浊流，淤泥是柔软的，像一双温暖的手紧紧握住伤口，疼痛暂时止住了，可是，目标离我又远了一米。

我静立在齐腰深的水里，汗珠从额角一粒粒接连滑落，有的顺着面颊流进嘴角，味道咸腥；有的越过眉骨滴入眼框，模糊了视线，但我也不能丝毫动弹。鱼在我的攻击范围边缘来回巡游，像在肆意嘲笑我的犹豫和执拗，人和鱼就这样僵持着，任天上投

下的光影在水面游离变幻。

上半身火热如炽，下半身冰凉似水，就像这矛盾并存的生活，总给你很多的希望，同时又有很多的失望。或是一段若即若离的关系，或是一份不咸不淡的工作，或是一程风起云涌的征途，这些内容组成人的复杂的一生。每一个过程没有结束之前，你很难预知结果，需要历经曲折，需要漫长等待，期间，会生出很多的希冀、很多的怅惘。

某一天，当你对生活体验得够多了，有了足量的思考和领悟，对人情世故已了然于胸，你才明白——结果不是人生的唯一，不能总是高举着“理想”这个牌匾东张西望。

你必须衡量取舍、融入当下，不管未来会是怎样的局面，只要你曾全身心地活在每一天，该流汗时就流汗，该睡觉时就睡觉，无论顺境逆境，都能坦然面对，这就是有意义的一生。

清凉的风在大河两岸自在地游荡，茫茫水面将刺眼的返光折射入眼，水温渐渐升高，泛起淡淡的腥味。这场景让我联想起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，不管电影有多么的光怪陆离，现实中必有对应的原型，导演也是人，只是，他比平常人更专注地观察世界而已。

作为一个渔者，我正聚精会神地寻找最佳的出手时机。鱼又目空一切地游过来了，周身两米范围是不可逾越的雷池，它竟敢藐视我的存在，大胆闯入，浑然不知死期将至。水声骤响的刹那，利刃出鞘，虎跃山林，猎人使出必杀技，鱼儿哪里逃！

激荡、混乱、浑浊，河面在经过短时间的狂躁波动后，顷刻又恢复了平静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我披着湿透的衣服立在水滨，望着静静流淌的蒸水，还有远处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，掠过一阵风，忽然感到刺骨的凉意，打个冷颤，身体里奔腾的血液渐趋平缓下来。

鱼是无辜的，它也和我一样，只是这大地上一个普通的生灵，为繁衍生息而孜孜不倦，它也有使命和存在的原因，人类凭什么要以自己要生存的理由去剥夺异类的生命呢？鱼也是幸运的，一是我这多愁善感的渔夫总在思考各种生与死的意义，在心理上没有充分准备，在技艺上更不够熟练；二是它或许根本就没有被捕杀的必要，我所需要的——只是寻回驰骋大河的感觉。

做一顿佳肴的计划就这样落空了，尽管我已给自己没有实现愿望找到合适的理由，但是，内心的失落还是很强烈的。

虽然只是一条不大的鱼，却也能给家人带来惊喜，这么好的机会摆在眼前，我却没有把握住，没有尽到一个好儿子、好丈夫、好父亲应有的责任，难道不该愧疚吗？

父亲又在呼唤。我收回泛滥的思绪，该回去了。

艳阳已当空，一家人提着盛满田螺、螃蟹的桶子欢快地往堤岸攀登，长长的堤坝修筑一新，像一条威武的巨龙守护着宁静的长湖町，町内千家万户，家就在眼前。

我侧头回望那片水域，鱼在受到惊吓之后，潜入深渊已无迹可寻，徒留几根水草在水面缓步徐行。我在心中默念：鱼儿还会出现在浅滩吗？倘若再次相遇，我们是久别的故友还是食物链里的上下家？

北大学子吴谢宇弑母之后第四年，在重庆江北机场落网。

吴谢宇被抓获之后，很多家长问我：黄老师，你能分析一下吴谢宇杀母的原因吗？

我不知道。因为我不知道吴谢宇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什么，我也不知道他母亲的教养方式，他们母子的沟通模式。我也和大家一样，只是从网络新闻中知道，吴曾经是一个传奇一样的存在，是人人口中“别人家的孩子”，而他弑母是有计划、有预谋、分步推进的。他前期购买工具，包括肢解身体的刀具和除味活性炭等，弑母之后，用母亲手机发消息通知亲友自己将去国外陪读，模拟母亲的笔迹给教育局写报告办理内退，以母亲的名义借钱，一切都在“北大学子优秀母亲”的光环下进行得无比顺利。高智商作案的可怕之处显而易见，没有人怀疑谢老师的消失。如果不是吴谢宇自动召唤警察，估计要到若干年以后，大家想着找这对母子还钱才会被发现。落网也是吴谢宇的计划。

哲学家有句话：“我们的今天所有的昨天之和。”吴谢宇的今天，同样是由他所有的昨天构成的。只不过他的每一个昨天，冰山之上是完美的存在，冰山之下，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阴暗和痛苦。

生命的本质是亲生命性，也就是说，当我们看见那些具有鲜活的生命力的东西，我们会天然地喜欢，我们可以感受到生命的活力。人的活力支撑中有三大要素：自恋、攻击性、性。自恋就是那种我确信比别人更好的感觉，比如我考了全班第一名，我是高兴的，我就是想炫耀一下。如果这种时候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打压我的这份高兴，并且把我的高兴贴上一个标签——骄傲，我会觉得这份高兴是坏的，是不可以展现的，我需要动用一定的心理能量去压抑它，那么，这份高兴就会变成一种毒，藏在身体的某一个角落。长期的压抑会让这种毒成倍地增长，无处释放。同样的，与伙伴之间的游戏、玩乐、打打闹闹，这些看似没有什么用的日常活动，正是释放攻击性，培养竞争与合作意识的最佳渠道，如果这条渠道也被堵死，生命的活力就丧失了三分之二。

网络上说，吴谢宇喜欢嫖娼，并且曾经爱上过一位性工作者。性的释放，既是生命活力展示的通道，也是人类得以生生不息的途径，如何让性在正常的轨道内快乐地释放，既能承担繁衍的重任，又能完成快乐的使命，是一个需要不断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的过程。家长要帮助孩子完成这个认识：性不是罪恶，更不是罪过。她的崇高性和她的快乐性是并行不悖的，我们有能力将它统一于真实的身体之中。

每个家长都是爱孩子的，在精英教育的重压之下，我们都渴望孩子能成长为我们期待中的模样。可是爱的本质是如其所是，而非遂我所愿。

真正地看见孩子，帮助孩子将他生命中的阴影和黑暗健康地释放，让生命成为生命本来的模样，我们就可以和孩子一起享受生而为人的喜悦了。